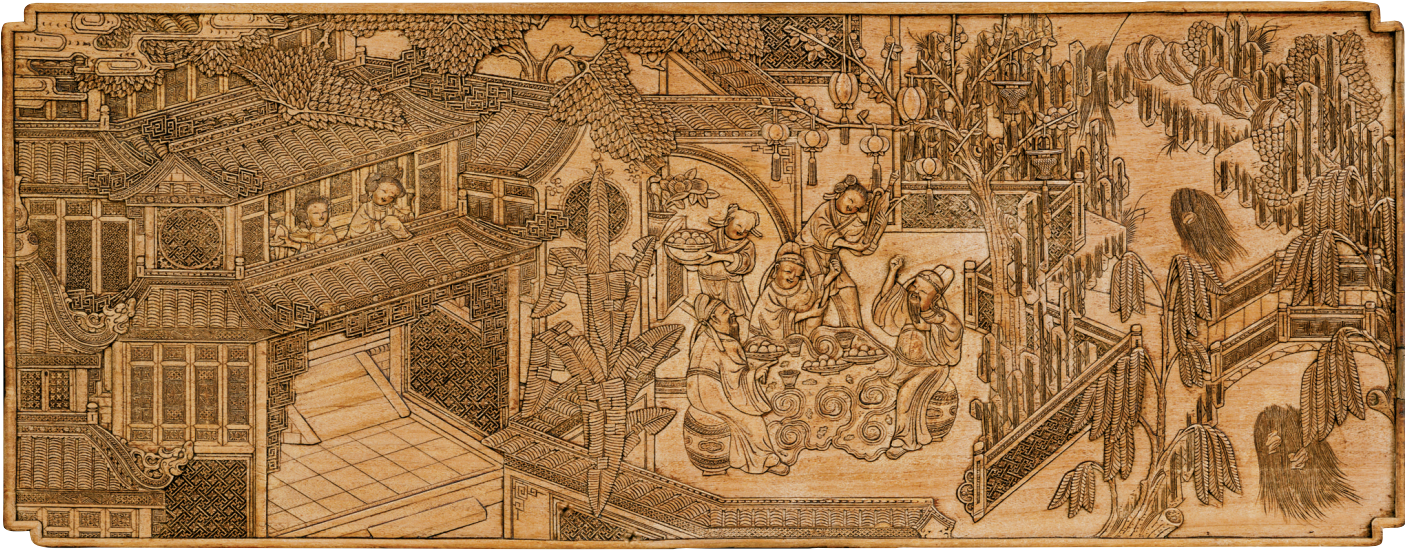




嵊县木板界画《一门三进士》清代

木板上的界画

应敏明

鉴赏与收藏

明清时期遗存下来的木板雕刻，业界称为花板。一个“花”字，道出雕版题材的丰富性，人物、动物、山水、花鸟、虫草、博古等等，应有尽有，让人眼花缭乱。

花板源于纸画，白描、工笔、写意皆宜。这里所说的花板，特指一种由中国古老界画演变而来的木板画，我称之为木板上的“界画”。清代嵊县（现嵊州市）的木板界画，工艺卓越，存世量稀少，堪称木板界画的珍品。

界画原本是画在纸上的，它起源于建筑设计样本，因为在作画时使用界尺引线，故名。界画，晋代已有，隋代已经画得相当不错，唐宋时成熟。现存的唐懿德太子李重润墓道西壁的《阙楼图》，是中国最早一幅大型界画。宋代的著名界画有《黄鹤楼》《滕王阁图》等。界画的表现对象，在广义上包括宫室、器物、车船等，狭义上则专指亭台楼阁。界画的创作宗旨是，工整写实，造型准确。建筑在界画中

占主导地位，台榭、屋木、宫观、回廊等依山而筑，山川景物异常秀美，犹如仙境，其中人物活动安宁祥和，反映宫廷贵族和民间的理想生活。明代始更注重文人画，界画的地位日渐式微，《明画录》写道：“有明以来，以此擅长者益少。近人喜尚元笔，目界画都鄙为匠气，此派日就渐灭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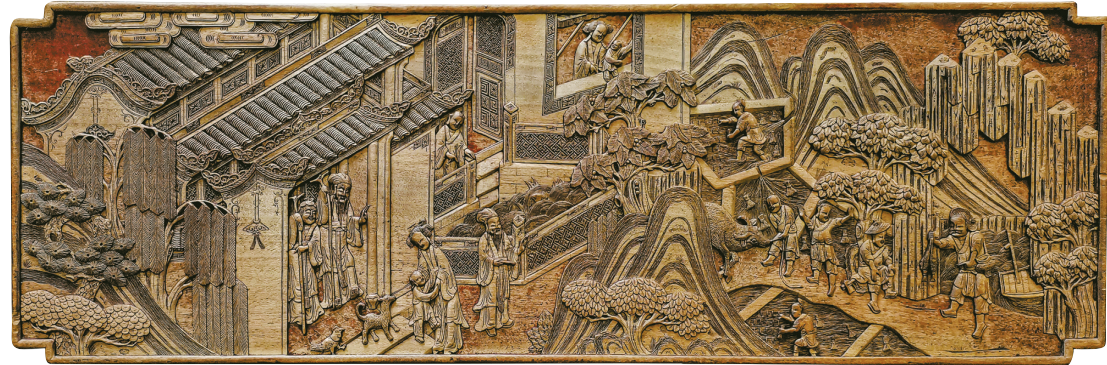
江南明清木雕，浙工是翘楚，其中名气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是东阳木雕，然而嵊县木雕在收藏界的口碑丝毫不逊于东阳木雕。嵊县木雕雕工独特，艺术性强，其中对古老界画的传承独树一帜，并赋予界画新的生命。

这一切，跟嵊县深厚的文化积淀分不开。嵊县古时称剡，李白诗中“东南山水越为最，越地风光剡领先”的剡，指的就是嵊县。李白、杜甫、陆游等诗人多次游历嵊县，留下了不少咏剡的佳作绝句，比如杜甫的“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陆游的“会当游剡去，支许有深期”等等。嵊县还是王羲之、戴逵等人的居住终老地。被后人尊称为“雕圣”的戴逵，是东晋著名美术家、雕塑家和画家，他对嵊县

木雕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嵊县木板界画，以唐宋界画为样板，以建筑为主体，雕刻极为工整细致，比如门窗、回廊的纹饰，精细到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这对雕刻板材和雕刻手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木雕板大都选择樟木、杏木，界画雕板则只选用川楠，因为川楠切面更光滑，木性更细腻坚韧，板子入刀不裂不崩，哪怕细微处都能处理得有棱有角。在雕法上，嵊县工匠创造了独门浅浮雕手法，把密密麻麻、重重叠叠的建筑细部，刻画得毫发毕现。浅浮雕都是清雕，藏不住任何败笔，这就要求工匠大处着眼，细处入手，刀法必须犀利，这非常考验工匠的手艺和耐心，非屏息静气、全神贯注，难以完成一副出色的作品。

这些木板上的界画，建筑以平行线和直线为主，讲究对称之美，设计感很强。用个形象的比喻，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今天的建筑效果图。当然，界画毕竟是画，除了建筑，它还有山有水有树木有祥云，有人们生活其间。嵊县的木板界画费工费时，工艺要求又高，决定了它是木雕中的稀有品种。



嵊县木板界画《田园生活》清代（应敏明供图）



郭风惠（1898—1973），号璞庐、不息翁，河北河间人。现代书画大家、著名学者。

郭风惠是一位十分有创造力的中国画大家，可惜如今似乎已被大家遗忘。

业界对郭风惠曾有极高的评价：“郭风惠是20世纪百年文化、教育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是‘北学’的领袖人物，于文学、历史、法学、哲学、美学及医学、军事、文字学、书画艺术诸方面都有精深造诣”“书法入画最为成功者”“公之诗才……前后五百年，亦恐无敢与之争席者”。

郭风惠的书画作品好在哪里？好在有一种独特味道，这种味道主要表现在笔墨的个性化和作品的趣味性。

郭风惠绘画用笔简洁、爽快，行笔似草书，畅利而快捷，有时又似隶楷，厚实而质朴，线与墨、皴与擦、中锋与侧锋等等，笔性灵

活，情到笔随，游刃有余。用墨上，以淡墨为主，浓墨为辅，显示文人画的高格。苍古、朴质、散淡、自由，是郭风惠笔墨的鲜明个性。

在众多绘画题材中，郭老画得最多的是花鸟，如这幅《雄鹰图》，鹰立岩头，一览众山小，画出了雄鹰的豪迈与气势。画上题毛泽东诗句：“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画面下部的两块岩石，以笔、墨、点、皴、擦多种手法绘之，右下一枝红树与岩石互为交叉，再用淡红色写出若干红叶，红颜色在作品中显得十分醒目。作品看似写雄鹰，实则描绘歌颂伟人的高瞻远瞩。郭风惠的绘画，笔墨既得吴昌硕的厚重及“以书入画”，又有明徐渭的落墨淋漓，又有八大的简约空灵。郭风惠的大写意绘画，完全摆脱了一般文人吴昌硕所体现的程式化样式。

当年北方花鸟画坛，除齐白石外，还有一位重要画家李苦禅，他与南方的番禺画家潘天寿在现代画坛有“南潘北李”之称。时居京城的郭风惠长李苦禅一岁，两人又为好友，他们常互以书画咏唱，如两人合作的另一幅《松鹰图》，款曰“风惠画鹰，苦禅补松竹石”；还有一幅《蜀葵锦鸡图》，“郭风惠画锦鸡，李苦禅画蜀葵”。从画面效果看，两人的合作可谓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近代画坛画鹰较出色者，齐、潘、李、郭各具风貌，齐白石的鹰刚劲；潘天寿的鹰霸悍；李苦禅的鹰英姿；郭风惠的鹰轻灵。这几人中，郭风惠名气最小，但郭老亦有过人之处，尤其体现在学问修养

艺品如人朴拙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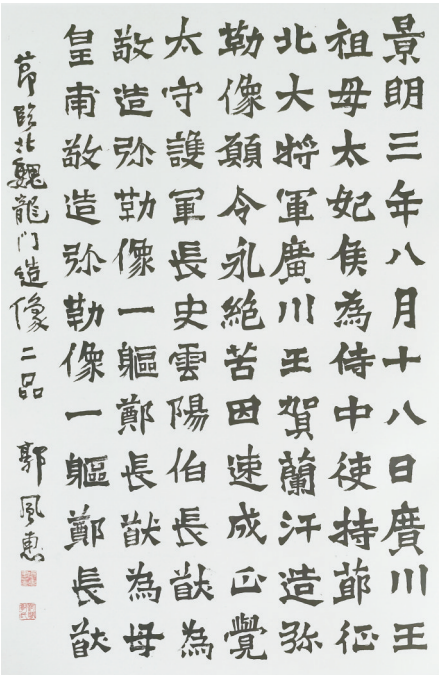
——郭风惠书画浅谈

方向前



郭风惠《雄鹰图》

上。作为现代著名诗人，郭风惠存世诗作有数千首，高深的学问大大提升了他的 大写意中国画的内涵与品位。现代桐城派诗人吴北江先生



郭风惠书法作品（方向前供图）

如此赞誉郭风惠诗作：“公之诗才，当于今世首屈一指，即前后五百年，亦恐无敢与之争席者。” 我们可从郭老的一件《鹰》画自作题

“北漂”的痛与暖

——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观后

鲍静静



湖南卫视播出的12集电视连续剧《我在他乡挺好的》，豆瓣打出了8.3高分。本剧采用倒叙手法，第一集就揪住人心：早高峰挤地铁赶去拉单子的旅行社职员胡晶晶，刚回公司就被勒令走人，公司还拒付辞退赔偿金。这天正好是晶晶26岁生日，她却选择跳天桥殉命……胡晶晶是闺蜜乔夕辰男友的“备胎”，是“太后”母亲的依靠，是表姐纪南嘉光环下的一道阴影——她积累了太多的负面情绪，却还努力给自己建立太阳花的人设，最终崩溃、凋谢。

《我在他乡挺好的》以写实的手法，塑造了一组都市女性群像，通过不同个性与身份的女性在职场、生活与情感的种种际遇，揭示了当下社会女性的集体困境。如果说胡晶晶的困境缘于心理，那么，剧中另外三位女性的困境各有指向：电视购物客服许言的困境指向消费，在月初就“光”的账单和依赖男友经济的吵架里，她迷失了自己；品牌咖啡策划乔夕辰的困境指向事业，她多年勤勉精进，见过凌晨4点的CBD，坐过空空荡荡的末班地铁，却一直走不出职场的瓶颈；宴席策划公司创始人纪南嘉的困境指向婚恋，她开宝马越野车，疼爱马仕坤包，35岁的她却身患宫颈癌，被母亲逼婚，遭婚介所的男性征婚者挑剔……从心理、消费、事业到婚恋，以上四位女性的困境，各具特色，非常典型，可谓给各个阶层的观众带来了极强的代入感。

“长安居，大不易。”每一个追梦人都应做好披荆斩棘的准备。《我在他乡挺好的》直击大时代的热点与痛点。据北京市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市2189.3万常住人口中，有841.8万多外省市来京人口，北漂青年总数庞大。北漂的意义在哪里？那里有优质高等院校，有秉承前瞻优势的互联网新兴产业，有全国领先的枢纽经济。纪南嘉不想跟着男友欧阳移民，她说国外有的，北京都有；北京有的，国外不一定有。她喜欢北京。乔夕辰被同事诬陷，失意醉酒，男友简亦繁劝慰：不要因一时失败，怀疑所有努力。在北京如果你才华横溢，就可以功成名就；如果平凡却努力，也

能不富即安；如果啥也没有，只要踏实肯干，也能有立足之地。诚如罗曼·罗兰所言：这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一线城市生活节奏快，竞争激烈，肯定会遇到很多挫折，但恰恰是过程的百折不挠最终承载起年轻人的梦想。在笔者看来，《我在他乡挺好的》除了直面北漂女性的现实困境，更以温暖的基调，关注年轻一代成长，这一主题才是打动人心的关键。

《我在他乡挺好的》里的女性，都遇到了生存困境。“困境”在影视文学里属于矛盾冲突，情节不流畅的停滞点往往正是人物形象转身的地方。来自单亲家庭的许言，看到母亲动手术没有通知她，她与男友沈之畅告别时微笑着说：“我们已经很努力了。”许言离开北京回家乡发展，一年后被评为优秀员工。可见她对亲情的担当，领悟“三观不合不能做情倡”的理性，以及知晓能力不足以撑起北京快节奏和内卷压力的明智。纪南嘉在面对姐弟恋、放弃买房以及放下生育焦虑后，最终也选择了与年龄、疾病的和解。

《我在他乡挺好的》之所以能归温暖心的治愈系列，其表现手法上的暗线运

用功不可没。整部戏从第一个集到最后集，一直在溯源自杀事件的个人动机与时代因素。面对生死，很多事情就会被放入草木一秋、人生一世的时间长河里去考量。当生命的个体与社会因素相结合的时候，剧中的情节不断地从异乡北京与故乡东北吉林白城切换，地域空间的拓展，心理空间也被打通了，这一点在追求视觉艺术的影视剧剧中表现得尤其明显。随着剧中人物心理空间的拓展，三观由此便向更广阔的思维空间拓展了。

乔夕辰担任咖啡公司新产品开发小组组长，带领几十个小伙伴踏上新征程。她的恋人简亦繁要离开北京去云南开发属于自己的咖啡品牌，乔夕辰愿意尝试异地恋，说不能让男友在自己与坚持的梦想之间做选择。可见乔夕辰已经从事业的焦虑里突围，走向了更多元的价值追求。

一部优秀影视剧，主旨指向纷呈。在《我在他乡挺好的》中，也许会看到一线城市提供给青年的更好平台，也许会看到因众多青年才俊加盟一线城市显现的青春样态，也许会让我们在建设者与城市的关系里反观个体在时代面前的觉悟担当以及价值诉求。

格、境界上也开出了新意，其成就不在花鸟画之下。

真正的大写意文人画大家，其书法水平也在大家之列，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张大千、李可染、陆俨少……莫不如此。郭风惠也不例外。严格地说，郭老用在书法上的时间多于绘画，论成就，他在现代书法史上应有一席之地，他是一位碑学大家，篆隶正行草五体俱通，大小字皆擅，其书法受传统影响最大的是颜体及汉魏，经过书家的消化、吸收、变革，形成了沉雄郁拔、恣肆超逸的风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的性能、品质好坏对书法创作影响极大。林散之以特殊的长锋来表达他草书中独特抒情的线条；沙孟海选择用粗壮而锋短的笔，来表达厚重遒劲霸气的线质；郭风惠则选择了鸡毫笔，“用最软的笔，写最硬的字”。鸡毫是一种极软的毛，一般书家难以掌控，因为它不具有狼毫、羊毫那样的弹性。而一旦控制好，则“唯笔软则奇怪生焉”，笔下能出意外之韵致。

观郭风惠书法，其行书、草书线条变化丰富，墨色润枯浓淡结合，并有较强的现代感；其篆隶楷书，也颇具个性特点。如他临汉隶《张迁碑》，保留了张迁碑字形的“方”与气息的“古”，由于受到鸡毫笔的影响，笔法上很少有原帖的方笔，线条上也不像张迁那样粗壮厚重古拙，而以粗细多变为主，这种“意临”，受到工具影响较大。不过，郭老以鸡毫书就的作品，也有一些欠缺，如线条行走过程中颤抖感过多，显程式化，易成为习气。